



武林梵志卷之十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古德機緣

徑山寺

大覺國一禪師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
母管氏夢蓮生于戶樞取一花繫衣帶而孕旣誕形
貌竒偉神色瑩徹好以佛事爲兒戲年二十二州以
克賦道由丹徒憇于鶴林素禪師見而異之問曰子
何之師曰將求仕于上京素曰雖有五等之爵豈如
三界之尊耶師曰可學乎素曰觀子神觀幾于生知

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師卽裂縫掖刻苦親依素
深器之謂門人法鏡曰此當大弘吾法蔚爲人師師
日夜奮勵鍊行安禪廼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
我法師曰以何傳素曰我法寔無可傳師頓釋疑滯
久之辭素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卽止師就
神龍所創遂居之未遑數載名震天下馬祖令人馳
書書中作一圓相師開緘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
又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
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有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又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
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大曆中代宗遣內侍黃鳳
持詔致師請闕旣至帝躬迎登殿設坐以資法要同
弟子之禮師一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
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
曰欲賜欽師一名忠忻然奉詔廼賜號國一焉頃之
辭歸帝曰此衆生有當度者彼衆生豈有殊乎師曰
實無有法以度衆生居內僅一年每賜繒綵設御僕
皆不受惟布衣蔬食器用陶匏如平時相國楊綰見
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崔道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

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趙歎賞其言
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陳少游等凡三十二
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已而力辭南還舊山儀
禮榮耀勅本州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巾
櫛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候

無上禪師名鑒宗長與錢氏子祖徽禮部侍郎師少
而穎異風骨不凡謁鹽官悟空禪師盡得要領以爲
堪任大法咸通三年至天目東登徑山自國一去後
僧徒分散殆盡荒涼如傳舍師意欲追還舊觀遂駐
錫焉夫幾百廢具舉道尊日遠弟子洪謹以經論自

負財告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上詮汝等海沙於理向
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於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謹
聞而適悅卽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
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師曰汝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
高見非吾境界謹卽辭徧往諸方至大滙方悟旨師
平時指徒語言切直類皆如此

法濟禪師諱洪謹吳興烏程人姓吳氏初習律乘未
十月誦畢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者宿下之歸覲
無上無上問曰汝於時中將何以報答四恩師茫然
莫知所對廢食三日無上方便慰安之師于言下有

省、述、偈、以、進、無、上、領、之、感、通、七、年、上、徑、山、無、上、委、以、
住、持、事、師、辭、甚、力、無、上、曰、吳、中、佛、法、藉、于、子、耳、何、辭、
之、有、開、法、之、初、衆、不、滿、百、未、中、歲、間、堂、餘、萬、指、僧、問、
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工、幹、僧、曰、幹、後、如、
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
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者、如、何、師、曰、猶、是、一、
品、二、品、僧、曰、此、既、是、塔、級、向、上、事、如、何、師、曰、不、知、汝、
有、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
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紀、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
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黠、與、眼、裏、着、不、滿、其、僧、不、

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寔、頭、僧、問、如、何、
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
不、喝、采、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
以、薦、遊、峯、頂、佛、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
莫、便、是、長、老、家、風、佛、曰、荅、曰、峭、峙、萬、重、闕、于、中、含、寶、
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佛、曰、曰、今、
日、賴、遇、佛、曰、佛、曰、卻、問、云、隱、密、至、真、時、人、知、有、道、不、
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
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
可、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

曰任汝二輪更牙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日爲報
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
背我家去路勿參差佛日日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
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南北爲誰留汝言有三四我卽一也無
許州金明上座聞師說法頗契石霜乃曰徑山老和
尚敢說石霜我往問之彼若果合我則爲渠作園
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禪牀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
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
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

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老去云老去後如何師云光靴
任汝光靴結裹任汝結裹明乃作禮爲之治圃三年
師始至是山適遭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卒千餘人
見師師宴坐不起帥以劔揮禪牀者再師神色不動
帥異之獻寶再拜而去吳越武肅王微時師一日謂
其徒曰明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之詰朝王至師乃門
迎延于丈室特異于他堂衆皆訝之師乃密謂武肅
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持護佛法無忘此言武肅恭
謝而去及立軍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於師待遇
勤厚莫可爲比中和二年表乞賜師紫方袍景福二

年武肅封吳越王復表乞賜號法濟大師中國皆制
可乾寧二年九月三十日示寂後武肅將薨謂文穆
曰吾昔自徑山法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功
故吾常厚願此山焉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
忠獻忠懿皆不忘武肅之遺旨恩顧山門非他可並
焉

大禪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
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先是陽和
王夢一異僧欲化蘇州一庄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
至王見師奇偉與夢中無異首言蘇州一庄爲徑山

供佛齋僧無窮之福王未有可否遂達孝宗會和王
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蘇州庄與徑山朕當爲蠲免賦
稅和王謝恩歸卽以庄隸徑山此庄歲出二萬斛犂
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師於緇素有因緣江
浙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出云

佛日大慧杲禪師宣州奚氏諱宗杲字曇晦少師魏
國公張浚延居茲山孝宗爲普安郡王時聞師名遣
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王甚嘉之及在建
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菴大
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卽位賜號大慧禪師復取

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道法之盛號臨
濟中興

密菴傑禪師福州鄭氏謁應菴于衢之明果一日菴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砂盆菴領之

別峰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於華嚴民禪師首在鄉
連主教刹後再出峽任保寧金山雪竇及至茲山彌
淡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此日賜肩輿于東華門內
上註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
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爲物啟途
轍撥開于嶂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

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
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旣經乙夜之覽皇情大
悅

佛照普慈宗覺光禪師臨江新喻人得法于妙喜乾
道丁亥台守李侍郎浩延任鴻福徙光孝孝宗雅聞
師名淳熙三年詔開堂靈隱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
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截上大悅賜號佛照禪師

癡絕道冲禪師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習進
士業棄之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
師游成都習經論於聖慈以名相厭入復棄去聞松

源唱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門以歲饑不受曹源以
雲居首座出世妙果師聽其入門語有省源遂俾侍
香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絕無影響源徒
兩峰師復侍行久之呈偈辭游浙有曰尚餘窮相一
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至杭時松源主靈
隱門戶巖峻八閩月不得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
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師聞其語
洞徹及留法華逾月卽登徑山人神響應懽聲如雷
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
師云放待冷來看僧云如何是現在心師云你問我

荅僧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後次上堂向你道僧云
如何是過去佛師曰去年梅僧云如何是現在佛師
云今歲柳僧云如何是未來佛師云顏色馨香依舊
僧云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左邊僧
云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床右邊僧云
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云心
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云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旣
不可得喚什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
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裡挨肩

並足討什麼碗以拄杖一時趺散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云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欄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什麼法便下座上堂云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具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即行

不能辨香修供侍僧亟以遺偈請師謂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即命筆書辭衆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茶毘舍利五色者無數雲峰高禪師福之長谿人諱妙高見偃谿于育王入室掌葺鑰一日谿舉譬如牛過窓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谿可之及趨京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顯

餘二千言上大悅陛辭南歸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

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臨海何氏諱行端從俗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叅葺叟于徑山得旨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行中書省平章張問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遷居靈隱有旨設水陸齋于金山命師說法事竣入覲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南歸卽退閣于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三宗四衆相率白于行宣政院請師

補處茲山仍闔詞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之賜人以為榮而師莫如也虎岩住茲山時師爲第一座每聞虎岩法座上舉云度宗爲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旣竣事問故高公云爲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門不開故得報遲也虎岩舉此夸衆謂住持豈苟然至於四十八代住持尚預定之天庭師聞頗心非之及師住此山適當其次至正辛巳終窆全身于寂照塔院

月林鏡禪師杭州人住徑山時進士張公寧讚之曰

必以舞鳳飛龍五結青蓮于天目靈鷲馴兔一鑑光
徹於祖師地既曰靈天其有待恭惟新命徑山堂上
大和尚鏡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栢十圍得正度
于無傳嗣妙法於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
方歸邇來三十年優鉢猛闡王氣猶在起龍瞋於下
界興象教於中衰丞相開選佛場和尚悟出世法乘
流而行遇徑而止命當年國一亦起于崑山容首度
坡仙重遊于方丈凡吾方外之友盡讚僧中此郎師
少頽異稗齡出家弱冠剃染專淨業間叩名碩俾叅
本來人有省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
驀然揪着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丁碩見睨視曰可
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一時正德己卯歸寂年八十
六塔凌霄東崖

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幼峻嶷穎悟邁倫上堂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
在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
拈起扇子云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
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云唱愈高和愈
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
着在上堂拈拄杖云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

喚這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
不同觀

蒙菴元聰禪師福州人晦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
第弟子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師
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
家底上堂舉趙州和尚在東廝上見文遠侍者過驀
召文遠遠應諾趙州曰東廝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
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
狼藉送行者求僧偈云山前麥熟雨初晴葉柘青連
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

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
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師麼師曰
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
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
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頷之往豫章謁典牛
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板聲鏗然
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
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
無靶柄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
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

武林梵志 卷之十
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飽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咲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于東崗之麓

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云叅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裡薦取

上天竺寺

唐錢塘上天竺寺道翊法師當陽侯杜公之子出家終南山翠微寺梁天監三年入天竺佛國山止息西峰之隈誅茅結菴精修鍊魔夜則高擊木魚經行五峰之巔衝冒雲霧霜霰不避豺虎絕無徒侶多歷年所遂致澹然超悟乃屏息止觀休糧入定者久之

正林苑志
夕忽見山麓火光燭天師禱于天卽擲錫空中詰旦
果得異木浮水面錫卓其上異香襲人剖之得大士
像宛然天成不假刻削供侍菴中多獲靈感建始實
由於此或以師與兄道宣弟道定俱入杭後宣爲南
山六通宣律師定爲法相開山之祖時號僧中三鳳
云

釋法說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黜魚惡葷誕彌厥
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具行學一集蔚
爲教宗卷伊呂立功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
性與山木爲羣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
戒起信論心以靜銑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艚直截
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鳶戾懷襄上濟
峰竦竦而忽高雲溶溶而在下旣寤形若委衣流汗
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事
無礙之旨如貫花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繪盧
舍那像化示羣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纔登
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綫漸明漸大縈旋杳空久修
行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遍撰儀記十二卷大
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
無何說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

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潯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
氏之有游夏焉詵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
觀就席夾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邗城肅
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温州樂清人姓陳氏初遊方謁
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
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
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
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
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云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
展拓却恐悞于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
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
成蛇尾師回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
建塔

天竺證悟法師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于筆錄
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
菴元禪師夜話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
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
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

爲說破菴曰却祇從這裡猛着精彩覷捕看若覷捕
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着處師通夕不寐及曉
鐘鳴去其祕畜遂豁然大悟呈偈以求記荊

杭州上天竺我菴本無法師黃岩人從淨慈方山落
髮依寂照於中天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
更宗於是見湛堂于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
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
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旣爲湛堂嗣
仍蕪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
師住四明延慶遺書祝其力弘大蘇宗趣餘無他言

師於祭筵拈香云妙喜五傳長光燄寂照一代甘露
門等閑觸着肝腦裂冰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
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壯來歲云暮掣電討甚
空中痕我菴臨終無疾坐蛻

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
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
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
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
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常熟人幼出家禮本邑延福

院啟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
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
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師上堂曰山僧素乏
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
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
况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
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
義曉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
神通事師曰恁麼卽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
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
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
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
於常熟本山院創磚浮圖七級高二百尺至道三年
八月二十五日示寂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
西北隅

中天竺寺

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
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
窮經論特于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
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

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
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
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云
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
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色一句作麼
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
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荆花下嚶黃
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
月八日孝宗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
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擲出油闌言長語休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
師曰佛祖問口無分曰如何是箇蓋乾坤句師曰匝
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
時上孤峰上堂云黃昏鷄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
獅子瞠開紅眼睛上堂云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
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着依舊且道
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一關達禪師番陽人姓方氏叅晦機于淨慈機問甚
處人師曰番陽人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

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克侍者逾二年往依中峰於天目山久之徑山原叟命掌記中天竺咲隱又俾分座既而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資福陞主報國至中天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頭頭顯露物物全彰不從千聖借不向萬機求內外絕承當古今無處所恁麼解會猶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既是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良久云叅

空岩有禪師室中勘驗學者垂語云黃金鑄就鐵真人東海湧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床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

雪屋珂禪師上堂云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什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師以宋鼎旣遷卽謝寺事金山賢默菴雅知師且尊其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伯顏脇而置之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于伯顏請師

陞住靈隱親持請疏叩師門師抽關露半面問曰汝
爲誰默菴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云我不識你
蓋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後
斷江恩有詩云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
伯顏丞相拜床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一溪自如禪師福建人元兵下江南師年少被游兵
虜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
讀書鄉塾師偶立凝神靜聽默識無所失胡氏喜因
子之旣長命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叅雲峰于徑山得
旨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初住浙江萬壽寺後

有大家黃氏重師道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
其家進供逾勤乃開私帑所藏金玉示師欲動其心
師歸謂左右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欲誘我死去
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金玉瓦礫古人墮此轍者頗
衆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此其踈黃氏
矣天曆初中天竺笑隱奉詔開山大龍翔寺因舉代
住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敦請久之化去
茶毗靈異頗多

季潭泐禪師於洪武元年戊申四月十五日入寺上
堂云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迹爍迦羅眼洞照萬物

潛形到此卷舒在已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嚴中天踔
跳錢塘水東流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遂豎拂子云
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復舉南泉初入
院大衆送歸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
云昨夜三更失却半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大小南
泉不唯瞞人亦且自瞞新天竺用處也要大家知有
忽有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劈脊便棒且道與
古人是同是別卓拄杖下座

下天竺寺

宋慈雲法師名遵式字知白台州寧海葉氏母夢嚙

明珠而生出家於東掖山傳天台教於寶雲通師未
幾繼其席祥符八年刺史薛公請居靈山天竺寺寺
久廢師按其舊而新之王文穆出守重師之道奏復
天竺名尋請賜慈雲號章獻太后遣使賫白金命修
懺師著金光明護國儀文上之因奏請天台教文入
藏又依經撰集諸懺法盛行於世常行三昧以九十
日爲期師力行之感應非一凡爲法祈禱必燃指唯
存三焉及建光明懺堂每架一椽一甃必誦大悲咒
七遍屢經兵火巋然獨在願力致也師詩文典雅有
金園靈死天竺別集天聖九年歸東嶺草堂明年十

月十八日夜有大星墮于山師示寂累謚法寶禪慧
淳祐八年加謚聖應十一年謚正覺

隋觀法師字聖達錢塘范氏生有奇相左掌仙文右
掌人字口流津液克潤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舌
文交加狀如羅綺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林檎之作
沙門洪偃才邁儒英鈞深釋傑面相謂曰權高多知
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
恭是也學士傅緯嗟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
者當爲酌對時人語曰錢塘有貞觀當天下一半尋
謁天台智者請受禪觀智者以師齊年止爲法兄弟
開皇十五年於靈隱山頭陀石室宴坐衆建南天竺
寺請師居焉是爲開山始祖常講法華以爲心要感
臯亭神請講捨祠宇爲佛殿每盥洗餘滴地不爲濡
人尤異之師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
大業中因山行自標葬地未幾示寂夢與智者同輩
翼佛還山覺而歎曰吾六十二應終以講法華力延
一紀今七十四生期畢矣中夜入寂塔在東岡久廢
不治天禧中慈雲重修

集慶寺

集慶法師諱士璋字原璞生于海寧王氏伏犀貫頂

日光炯炯射之自芻去羶葷卽御輒嘔逆唯曰取天竺集讀之鄰寺僧競曰此釋氏種也後投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游公嘗憇止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群經爲正句投敷繹旨要法師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十九始除鬚髮尋稟持犯於某師時佛護宣覺顯慈匡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寺大師諱本無字我菴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令譽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擔簦趨之忽夢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互跪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之

乃普賢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爲祥徵佛護一見果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一饑則親狎金盞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逮還見白烟一抹起其寢所則自爨猶故也佛護陰鑒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素高亢不服人亦歆豔法師之行約共燈火磨切詰難極于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壁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寺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宗繼公二大長者皆在

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
觀之與偏圓本迹之微疇昔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
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歎曰佛法教藏渺如
烟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也洪武之初以集慶虛
席請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竟
入涅槃師所著書多未脫藁詩文有別錄若干卷

滅幻禪師諱善繼住集慶寺夢神授白蓮而生蓋永
明壽師後身也長治春秋嘆曰此身終壞卽穹爵因
春秋而致得幾何春秋耶乃棄去傳法湛堂澄修法
華懺每多感應豪俊執經輪下與唱和焉及還華徑
于池深木寒處修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纍纍卽其
師澄與清古源澤雲夢齊名而皆得圓菴果之傳住
演福

普福寺

普福法師天岸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餘姚姚氏
投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師之從父也師
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爲大
僧日持四分律頭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嘆曰
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
鄞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

法華金光明爭土期懺聚精會神存誠不二髣髴於
觀定中觀尊者界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增河懸
泉湧而了無留礙未幾師於泰定元年開法於萬壽
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惟恐後之議
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
岍崩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
甚憂之所榮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
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晝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祝之
親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爲不崩人咸異
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
之泊然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
謝唯師一人巋然如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
師堅臥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尚自爲計固善矣其
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
閣而深蟄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
將折衷其說爲疏解俄疾作召四衆至以唯心淨土
惓惓爲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
難遽索觚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
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葬于里之峨眉山松
花塢師之所自卜也

鳳林寺

唐烏窠道林禪師富陽潘氏母夢日光入口有娠誕時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幼出家請長安西明學華嚴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謁之得法南歸抵西湖秦望山有大松樹盤屈如蓋乃止其上時人因以烏窠名之復有鵲巢其側自然馴狎元和中刺史白居易入山訪之問曰師之在處何其危險耶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余忝郡守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公悅以偈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爲當夢是浮生事爲復浮生是夢中師荅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亦同何須更問浮生事祇此浮生是夢中衣衲穿敝寒暑不更經歷年歲未嘗下山長慶四年入寂塔于北山之喜鵲寺焉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厭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昆仲

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帝覩其容。頓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德鄉信言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爲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然理雖如此。于事何益。倘垂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韜光堅白烏窠曰。官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烏窠卽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般舟三昧。尋固辭遊方。烏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智果寺

錢塘道潛禪師以詩見知于蘇文忠公公號師爲參寥子。凡詩詞迭唱。更和。形于翰墨。必日參寥及交呂

丞相公著與簡牘則稱曰妙總老師浙江石刻存者甚多後公離錢塘以長短句別之曰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仲溫瑩禪師贊曰噫今世之小生于有道宗師必名呼而示其忽慢亦安知文忠於一詩僧尚爾敬重况道德崇重者乎

瑪瑙寺

宋孤山法師名智圓無外錢塘徐氏八歲出家傳天台三觀於奉先源清師嘗歎荆溪沒後微言墜地於是留意撰述作十疏通經師蚤勤儒學兼涉老莊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院有高世之節時王文穆罷相來牧郡僧悉迎於關外慈雲遣使邀師偕往師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却一僧聞者歎服師少抱羸疾多杜門獨居惟與處士林適爲鄰友相好以詩文自娛雜著五十一卷題曰閑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辭越二日示寂門人奉遺訓斲院之後山斂以陶器合而瘞之後

十五年積雨山頽啟陶觀師真身不壞瓜髮俱長其
唇微開齒若珂雪謚號法慧治平二年改名寶勝院
紹興二十一年創延祥觀有司新師所居以廣之移
額山北併塔遷焉

孤山祥符寺

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天聖初竄恩得度學教觀於淨
覺無出世志喜爲古律詩蘇軾監郡日與師爲詩友
居西湖祥符軾來守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
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簷匍餘香歎仰留詩有
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非燈之句晚年杜門
送客不逾閩辟穀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窓外
唯紅蕉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蕉
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湖心寺

紹岩居錢塘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生淨土
一旦有蓮華生於陸地岩誓焚身供養西方三聖吳
越王併力勸止之一旦見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
然坐化

西湖三塔妙慧文義禪師上堂云會麼已被熱謾了
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床着鞋後架洗面堂內展

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
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
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毒峰禪師諱本善祖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
父吳姓母鍾氏稚小以佛事爲兒戲十七歲出家初
投源明和尚請益明示以無字公案正統八年入閩
參無際師聞鐘聲有省次見蒙隱次見楚山次見月
溪溪印可之從前打七掩關曉夜無怠歷盡百倍苦
功乃得大徹復蒙古庭重授衣拂天順庚辰趙氏建
西湖三塔寺請師開山繼興天目昭明繼興吳山寶
蓮繼興南山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
嶺有山曰登雲寺曰天真僧宗綱請師興建事竣卽
掩關杜人事涵養淘汰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句示
寂後門人悟深戒新等輯師言論行實名昭明甘露
天真三處語要錄云

護國寺

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良渚人俗姓梁母宋
氏禮天龍肱和尚爲受業師叅月林於蘇之萬壽林
令看無字話經于六年迥無入處乃奮志剋責誓云
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向露

在磕一日在法座邊立忽聞齋鼓聲有省成偈曰青
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群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
須彌踣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禁遽曰何處
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林亦喝師又喝自此機語脗
合嘉定十一年出世安吉報國繼遷隆興天寧黃龍
翠岩蘇之開元靈岩鎮江焦山金陵保寧淳祐六年
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
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卽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
是土上堂云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
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虛空慈受老人只解順
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
是非裏薦取何故漚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會聞道鈞
舟傾上堂云三分光陰二早過懷州牛喫禾靈臺一
點不揩磨益州馬腹脹貪生逐日區區去天下覓醫
人喚不回頭爭柰何灸猪左膊上於斯薦得叅學事
畢其或未然拈拄杖云請木上座與諸人說破卓在
杖一下上堂云趙州和尚云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
者與他上載大似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慈受和
尚云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大似
懽喜厮散笑裏有刀若是焦山又且不然南來者以

平常待之。北來者以平常待之也。不嗔也不笑也。無下也。無高何故。清平世界不用干戈。作朝陽偈。日寒時急用底物。趁暖着些針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對月偈。日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這般鈍漢。師晚年倦于槌拂菴。居西湖之上。叅學者猶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隨卽感應。勅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以示褒寵。

杭州護國鼻菴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云。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云。你去遊五臺。作麼干。云。禮拜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師云。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云。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個驢子。厮撞着世上。應無直底人。上堂。舉嶽林振禪師示衆云。布袋口開。還有買的麼。僧云。有。林云。不作賤。不作貴。作麼。生買僧無語。林曰。老僧失利。師云。嶽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箴不迭。護國云。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良久云。欄杆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昭慶寺

宋真悟律師名允。堪錢塘人。年九歲。有客指小桂試之。荅曰。始生巖谷畔。早有月中香。辨博精通。撰律宗

十二部經解經傳并法門贊序等文慶曆七年賜號
真悟大師崇寧間加謚智圓嘉禾陳舜俞撰行業記
元瘞西湖湧泉山後遷塔菩提

宋道匡禪師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裡無
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沒交涉更上
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昭慶一時拋
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
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甚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
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
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

釋引前梵王隨後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
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玆重
省燈禪師開堂陞座僧問同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
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
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
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
蓋覆得如人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
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
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
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

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旣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祇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想恁麼？若有人想恁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脩持祇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任昭慶募廬山之風結淨行社於西湖。士夫預會者百二十人，而王文正公且爲之首。比丘亦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余當布髮以承其足，剗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况陋文淺學而有惜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迎也。泊然而化。子元禪，師號萬事休。平江崑山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佛一尊入門，遂生。因名佛來。父母早亡，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習誦法華經。十九歲落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正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有頌曰：二十餘年紙上

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
用心於是利他心切發廣度願乃慕廬山遠公蓮社
遺風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乃撮集大藏要言編
成白蓮晨朝懺儀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祈生安
養後往澱山湖剏立白蓮懺堂同修淨業述圓融四
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宗旨四十六歲障臨江州
逆順境中未嘗動念隨方勸化卽成頌文目曰西行
集乾道二年壽聖高宗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
特賜勸修淨業白蓮導師慈照宗主就居錢塘西湖
昭慶寺祝聖謝恩佛事畢嘗爲九有四生發大誓言
願大地人普覺妙道每以四字爲定名之宗示導教
人專念彌陀同生淨土從是宗風大振師集彌陀節
要法華百心證道歌風月集行於世明年三月二十
三日於鐸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今化緣已畢當
於此時行矣言訖合掌辭衆奄然示寂二十七日荼
毘舍利無數追謚最勝塔云

玉泉寺

齊玉泉法師名曇超姓張氏清河人身長八尺蔬食
布衣獨宿山林虎兇不傷建元末棲錢塘靈苑山夏
常講經有一老人來聽詰其姓氏曰我非人乃龍也

居富春鹿山之下鄉民鑿山侵龍居龍忿不雨今累
月矣屈師一往誨化群龍師允其請且曰吾此地亦
無水汝能致之乎老人卽撫掌泉自湧出今玉泉是
也師乃往彼結壇爲龍受戒浮舟講經雨大霑洽嘉
定三年賜號靈悟大師

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任興化祥雲
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
遲慧小叅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
慧鞠其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
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
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
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
明

虎跑寺

唐杭州大慈山釋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稟靈特
異挺質殊倫聲若鐘響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實豐
贍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無何遭母憂
廬墓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諸經皆
覽明年往嵩嶽登戒肄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
夫徃百丈山深得玄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山椒

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虞淵景諦一
飯永日然其乏木羸瓶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嗥嘯廬
側詰旦視之果濫泉圻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有
山號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叅
禮如雲壬午歲終時漸溽暑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
門燠潤如冬窆于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臘五十四至
乾符丁酉歲勅謚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縉雲太守
段成式爲真讚焉

慧因寺

慧因懷祥禪師上堂云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
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
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
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淨源住慧因院見長水諸師專精雜花因合二疏及
製此經之懺而解群經文亦精勁高麗義天師焉

法相寺

長耳和尚名行修住法相寺幼勤課誦雪峰存公叟
其耳至于肩入城士女每牽其耳結于頤下修惟默
笑或勸脩福能遮百醜永明壽語錢王此定光佛應

身也。侈聞之曰：彌陀饒舌，遂坐化。今漆身猶存，追謚宗慧。

六通寺

五代杭州六通慈德僧彥，求姓葉氏縉雲人也。梁均王貞明年間，納戒造景霄律席，迥見毘尼祕邃。方將傳講，我悟杳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游閩嶺，得長慶祖傳心訣，廻浙受丹丘人請，居六通院。其道望惟馨，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行，復命任功臣院。終于龍華寺，四遠人聚，日有千僧，食大作佛事也。

宋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叅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克飯頭服勞，逾十載，常于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訟之徒。果如雪峰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于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倡，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觔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

師大咲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
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
于大慈山

龍井寺

宋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楼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
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
出群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
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魯
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拽出死屍著

宋辯才淨法師名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生而左肩
肉起如袈裟縑八十一日乃滅父嘆曰是宿世沙門
也自幼出家受業于慈雲日夜精勤慈雲沒後復事
明智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辯才號太守沈公邁謂上
天竺觀音道場以音聲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請師
以教易之師至吳越競來鑿山增室幾至萬礎學者
數倍十七年有利而奪之者逾年敗復以昇師趙清
獻公贊之云師去天竺空山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
輝越二年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平生精修淨業
行成力具著應非一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師眉間

有光如螢攬之得舍利後常有于臥起處得舍利者
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果符初生肩痕之徵塔成
東坡誌其行事穎濱爲銘

五雲院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
血膚腠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早年受
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
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
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
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

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因入
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
誰乎曰護戒神也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
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
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
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吳越國王嚮
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玄
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衆一知識盡
學善財禮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辭文
殊擬登妙峯山偈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

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令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嘗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卽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卽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爲法行腳實不憚勤勞如雪峰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當等閑况此事悟亦有時操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卽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峰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

正本志 卷之十一
四二
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開寶四年師固辭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願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峰常照

開化寺

月輪山開化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廻

永明習贊本師海衆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延請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宋僧統贊寧法師姓高氏其先世渤海人天祐中師生于吳興郡之德清金鷲別墅出家杭之祥符習南山律宗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爲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詔對滋福殿延問彌

日改賜通慧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又詔撰三教
聖賢事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
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師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
學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及
有書稱其文辭末云所謂時雨降矣日月出矣灌溉
燭火復何爲哉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崇寧四年
加謚圓明

天龍寺

五代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自玄
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任持上堂示衆
曰若獨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
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
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
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
問如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
爾無根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鬼
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點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
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
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
光景何消指玉樓

天龍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透師三匝曰得道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叅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曰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辭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後唐杭州天龍寺釋道忞俗姓陳永嘉人卽總性殊常惡腥血親黨強啖以枯魚卽嘔噓求出家于開元寺具戒已游闔入楚言叅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公大有徵詰頓息疑于雪峰闔中謂之小忞布衲時大原同名年臘之高故暨迴浙住

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者日休之于辭學宏瞻探蹟
禪門嘗深擊難焉退而謂人曰憇公之道崇論閎議
莫臻其極錢武肅王欽募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大
師次文穆王創龍冊寺請憇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
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春秋七十荼毘于大慈
山塢收拾舍利起塔于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
銘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綴焉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上來便上來下去
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衆
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
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卽今在什麼處

宋杭州天龍秀禪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
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
覓箇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
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
人搵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
麼卽今日得遇于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問承古
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人自
檢責曰恁麼卽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
署清慧大師

龍華寺

宋龍華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萍游闔越升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惟一衲服勤衆務闔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間溥上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

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咩咩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入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峰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

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
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羯
淨名杜口于毘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
師謂衆曰諸方以毘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遮裏卽不
然須知毘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
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卽是
色那阿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
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卽失口也師曰
寒山送瀉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
請開法禪會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
傳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
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于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
山

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蘗山受業於長慶領
旨任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
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
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
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謝仁者
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

峰

慧居禪師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
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云猶
如夢事寐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甚麼道還會
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
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個個獨稱尊所以道
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
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個問頭如法問着僧擬進前
師曰又沒交涉也上堂云龍華這裡也祇是拈柴擇
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

參取珍重

勝果寺

無着禪師名文喜嘉興朱氏年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國清出家剃染習律聽教屬武宗汰教反服韜晦宣
宗初再度于鹽官齊峰寺往五臺禮文殊遇一老翁
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縱牛引師陞堂翁踞床指綉
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
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學師曰
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
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翁呼童子均提致茶又進酥酪翁拈起玻璃盞問曰
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
無對辭別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
是多少童子召大德師應諾童子曰是多少師曰此爲何
處童子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恍然悟彼翁者文殊
也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
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
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懿宗咸通三年師至
洪州龍興觀音叅仰山寂禪師頓悟心法後回浙西
住龍泉寺杭州錢王奏賜紫衣署無着禪師至是光
化三年十月三日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
踟躕而逝壽八十歲塔于鷲峰靈隱之西塢吳帝天
祐二年叛兵發師塔肉身不壞髮爪俱長錢王鏐聞
之遣禪將邵志重加封痊宋寧宗嘉定十三年遷葬
大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
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
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任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
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
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

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
題石爲記又常夢黃衣人請入冥見三者令檢簿云
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卽遣使送歸一日禪
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
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
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爲祟所惱請師授
戒其妖卽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繞師三匝而去
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卽補爲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
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報國寺

大元杭州鳳山大報國廣智全悟笑隱訥禪師延祐
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入寺開堂拈香云此香爇向寶
鑪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次拈香云此
香奉爲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官行宣政院官洎諸衙
門文武官僚資培祿算又拈香云此香昔年大雄峰
頂一句下承當今日鳳凰山中五衆前拈出奉爲前
任徑山後任大仰佛智禪師晦機大和尚用酬法乳
之恩就座問答罷乃云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
沒已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
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脉列祖鉗

正林苑志
鍾揔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
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刹海說甚溪山
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
復舉志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
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思大被志公一拶直
得倒退三千進退兩序上堂云心空及第選佛何必
選官荷負叢林爲衆一似爲已報國爲法擇人量才
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
賓王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九萬里

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翱翔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室
中番語云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
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云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
法雖立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
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師一
日問僧甚處來僧云遊山來師云笠子下拶破洛浦
遍叅底作麼生僧云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
云卽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大明楚石禪師諱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朱姓母
張氏元元貞二年丙申六月丁巳生在襁褓有僧謂

其父曰此子必當振佛法照曜濁世九歲從海鹽天
寧訥公受業十六爲僧二十侍族祖晉翁洵公因閱
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
不能昏於此有省元於向上一着尚有滯礙元叟端
和尚主徑山往叅謁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
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
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寫大藏之選至
京師崇天門一夕聞綵樓上鼓聲豁然大悟東歸再
叅元叟叟笑迎曰且喜大事了畢未幾出世海鹽之
福臻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

徵師說法於蔣山上大悅又明年七月復被召二
十六日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端坐而逝闍維齒舌數珠不壞有語錄二十卷及
西齊淨土詩行世

萬壽寺

宋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
僧師曰剃除髮鬚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
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
上堂云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踣跳

過青天露柱醜驚頭惱裂然雖如是夫似食鹽加得
渴喝一喝

靈芝寺

宋大智元照律師字湛然餘杭唐氏少依祥符東藏
慧鑑師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遂摠衣
出門博究羣宗以律爲本又從廣慈受菩薩戒戒光
發見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常披
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於市場無爲贊之曰持鉢出
持鉢歸佛心常在四威儀初入鄞時人不識虛空常
有鬼神知四王郡席晚居靈芝凡三十年衆常數百

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次持濟
緣行宗應法任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義疏及刪
定律尼本共百餘卷芝園集二十卷自號安忍子政
和六年秋命諷普賢行願品跌坐而化漁人聞天樂
聲建塔靈芝西北謚大智

佛印名了元居靈芝寺二歲通語論五歲日誦詩三
千首稍長通五經因喜楞嚴語入釋得旨納公與蘇
軾倡酬時策勵之聽客語合心一笑軒渠而化

千佛寺

漢錢塘千佛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

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毘陵商家兒何至于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嘆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溫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墻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耶古德妄相穿鑿各競師門流蕩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未光增

暉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鏵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爲愚僧所誣塑釋而不問徙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爲寺主借紫私署日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騫而臻覺外學偏多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末文甚備常爲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旣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爲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

自此困憊每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
續焉意似相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
還如故親向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
絕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說書五卷雜詩賦
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覺之
執持未嘗弛放勤於講訓切于進修學則彌老而不
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志其事名節俱全長者
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
簡焉

宋釋慈光寺

宋釋慈恩字修已常熟人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
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遲年十三聞
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饒愛再三阻之乃投破山
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
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樵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
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卽
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塘慈光寺志因師講
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
述出弟子相次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
覩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恆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

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衲沙門執金爐
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
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爲弟子說止
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
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與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
嘹亮而無鞀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
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筭恩平時
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脇坐必加跌
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
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卽時擲出
鬻堂每一布薩則潛洒不止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
耳徧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祚可
見者徃徃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
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
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沉
迂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
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
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
雙運倣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憶昔
人科節與荆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

光明金鐔論科總三十五帖見行于世吁河漢中有
魚沂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寬乘戒而
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立中成禪師錢塘女北鄉孫氏子也母夢比丘風神
烟然荷錫求宿已而孕生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幼不
茹葷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投慈光寺若山安公
爲師受具首謁淨慈祖芳聯公請益垂語臘月火燒
山旬卽呈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
耳得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煖烘烘師深器之命入
室待香解職歸造壯郭普明禪寺退席重整本山宏
開法席海衆常臻正統辛酉六月三十日上堂說偈
曰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着後年事
後年記着今朝日至癸亥八十三焚沐坐化月日無
爽停龕九日不變如生茶毘之際送者溢路無不涕
泣獲五色舍利無筭建塔于普明本師宰堵波之側
豫章祝振志揚勒石記銘篆額爲慈光堂上迄今碑
增現存此宰堵波宋時八景之一也恐後湮滅載此
以祀永遠云

仁王寺

杭州仁王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

正和卷一
卷之一
五十七
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日恁麼
卽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旣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武林梵志卷之十

武林梵志卷之十一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古德機緣

報恩寺

五代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
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
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廻鄞水大梅山菴
居時吳越郡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妙正宗置之問
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
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

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王師曰。闍黎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于天台。山白沙卓菴。時有明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明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法安禪師初住曹山上堂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裡討。夫佛法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

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
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
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頰克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
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宋釋末安姓翁氏溫之末嘉人少歲淳厚黃中通理
遇同郡彙征大師風鳴越嶠玉瑩藍田穫落文心况
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郤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
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安事之也曲從
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
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叅問禪宗屬封疆艱
棘却迴結菴于天台後遇韶禪師法席頓遣羣疑重
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日速辜遺行于斯還有
裨補前咎記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
領之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
華嚴理論爲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
有檀施罕聞儲蓄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
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煨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弱
今歲晉賢道場中

慧月禪師法端上堂云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
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

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
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通辨明達禪師紹安師上堂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今日爲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眾側
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卽今日得遇于師也
師曰是何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而地常提祖
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尙家風
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卽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
言語

玄則禪師頌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
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
青峯有何玄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
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
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
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
來求火師于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
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
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及看法眼乃
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
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爾具眼人天

武林苑志 卷之十二
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搥一坐具其僧二日後吐
光而終

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
州稱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
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
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敲
師於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
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法輪寺

法輪端禪師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
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
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
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
涉師憤然欲它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
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
汝帶累

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
嘯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鰍跳不出
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
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妙行寺

思淨錢唐喻氏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
畫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人從
而稱之淨於西湖孤山之北鑄石爲大佛頭紹興十
年十一月七日入寂禮部侍郎張九成銘其塋

香積寺

宋三藏法師名法道舊名永道順昌毛氏出家宗唯
識百法二論又受西天總持三藏密咒軌及傳圓頓
戒法於圓照師咸得其要政和中賜椹衣主左街香
積院賜號寶覺林靈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詔改僧
爲得士服冠巾天下從之無敢後師獨毅然抗詔黥
流道州後七年還僧建炎三年賜號圓通法濟紹興
間召對上面命欲爲之去其涅跡師曰雖感聖恩然
先皇之墨不忍除也上曰這僧到老倔强許自便故
事道場僧左道右崇觀以來遂易舊制師不能平詣
朝廷與道士劉若謙論辨卒獲改正十七年秋說偈
端坐而化茶毗舍利無數建塔九里松

僊林寺

大明師號雪庭一號梅雪隱人杭仁和籍父姓桂名
徵母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毀齒喪

父患痘風，因得目疾，數求出家，十五尋師，唯邪解成化癸巳，叅休休翁于郡城仙林寺，一見契合，受無字公案，十七祝髮，日夜研究，滯沉寂之境，座元某勉使看教，囚閱楞嚴，至一毫端，上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偶會得毫端現刹之句，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忽爾活脫，信口偈云：員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石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慈寺，乃蒙印可，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行世。

廣化寺

錢唐廣化住持覺宗聖台之黃巖人，俗姓蔡，始從夢堂於四明，時恠石住大慈，招師居侍司，未幾，又從石室學詩，日臻其奧，若趙子昂、虞伯生、張仲舉輩，皆稱賞之。後叅南堂於本覺，南堂曰：汝自是了事人，但聞見太多，隘塞宵次，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於是隨問曰：如何是佛？南堂曰：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擬再進說破。次日謁云：和尚開大爐鞴，鎔鍛聖凡，我正如一塊頑鈍，鍊入其中，以求鍛煉，成就美器。若不能者，是和尙之爐鞴欠熱耳。南堂念其虔懇，曲誘之曰：我

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不在世智辨聰也汝須捨世智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宗聖無語遂效古人頂彌勒佛像旦暮行道祈生內院一日取平生詩文稿悉火之乃逝

崇先寺

宋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日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喻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未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闕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抗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亭崇先上堂云我于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

自著便上堂云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
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
不滯撒手亾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
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
月潭空師終于臯亭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謚悟空
禪師

黃龍菴

臯亭黃龍慧南禪師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
諸方偶同雲峰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
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

雲門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煨
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
如王甘歿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歿語也歿語其能
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
石霜圓乎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記之
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
途聞石霜不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
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旣至日其貶剝
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
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座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

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
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
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
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它勘破婆
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請明詆罵不已師曰
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日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
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
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頷之上堂云
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
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師室中常問僧曰
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
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
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
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
黃龍三關

晦堂心禪師叅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
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
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
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
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

檠方展坐具檠日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檠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上堂云愚人除境不怠心智者怠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羸得一場怪誕

佛日寺

宋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

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卽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額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據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塔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上曰何不來相看老

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
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
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
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
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裡有一
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窻還
解語否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卽向汝道師終于佛日
外塔存焉

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水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談師鳴指
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
日晴日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
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裡喧繁空山寂靜然雖
如此動靜一如生歿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
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
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
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云
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
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
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

地骨堆叅

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
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
八字立曰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
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甚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
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奉先寺

杭州奉先法明普照禪師法瓌僧問釋迦出世天雨
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
盡見曰法王法如來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實
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
恁麼卽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宋奉先法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于天台國師吳越
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
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圓通妙
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師
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華嚴寺

唐杭州華嚴釋玄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菜于錢

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于捨家師承慧昶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久爲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違仁告門人曰無上之道清淨爲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真僧久矣或以此子爲法鼓耶俾遐邇聞之其預爲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包桑之地近於玄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頽名將壑遷跡亦時廢屬於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勅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返往形勝覽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錄任一閑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次第同致于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憫物慈濟爲已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通川爲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茲勸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至十里是以捷鬣掉尾唵喁浮沉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覽又以經像爲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爲首鑄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爲首寫經二千餘軸金字涅槃經爲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宗追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量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

書案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
太夫人年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
已覽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于臨平所造寺壽八
十有四

唐釋道光姓褚氏踰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
學通毗尼于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盍天賚真士爲
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光持法華經創塔廟
洎沒身不怠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
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華昔所未覩
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爲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
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
津追慕弗遑各云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羅漢寺

宋宗徹禪師吳興人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
方參禮依黃檗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
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于府
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骨剉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
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
悟師曰亂雲風卷太虛廓清日如何得明去師曰一

武林梵志 卷之十一
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
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
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七寶寺

宋用欽居錢塘七寶寺依大智學律部聞大智示衆
曰生弘毘尼歿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卽標心
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大士
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以明日西行矣卽集衆念佛
黎明合掌西向跏趺而化

慶善寺

杭州慶善院晉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
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
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
若也是非齊混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
途路到這裡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
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
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旣入山僧手中復有
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
拄杖一下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武林梵志 卷之十一
今日當筵畧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
現文殊仗劍又何如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
有奇祥和尙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
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
簇簇鹽醜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煑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
少人疑著

千頃慈雲院

唐杭州千頃山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齠齡
冥然跪於父母前訢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

訓焉當授經法目所經觀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
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
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畧通宗旨則
知頃機不甘爲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
蘗山禪師問荅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
深窳林谷大中興敎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
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
定足不踰闕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
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
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

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
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
鹿胎衣五事別賚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
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
垂兩足伸二臂於膝奄然而逝春秋七十僧臘五十
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
寇錢塘之封畧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
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
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廣福寺

臨安府廣福惟尚禪師初叅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
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
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
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
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甚麼時作麼生師掀
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出任廣福日室中
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
起

興教寺

武林志卷之十一
與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晉靖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興教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
重日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

龍興寺

唐杭州龍興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部
建元寺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
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
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
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回台越之間命其啟發梁乾
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有半千兩浙
武肅王錢氏命于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
扈衛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
後附巫曰吾隨從大人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
肅王聞而鄭重賚周金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靖
智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于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
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遂依疏節成五卷
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于
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

漢杭州龍興釋宗季俗性俞臨安人稚齒瑰偉心志

剛直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
曰此非震歟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而復作遂勸令
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明名數
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鋒芒如也迨廻杭龍興寺召
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間丘方遠
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交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
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
漢乾祐戊申歲疾終于本房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
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論一衆驚然季眇二目曾夜
行感神光引之嘗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
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
經疏鈔補猷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於世
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高邁誓不趨俗
舍暨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惟屢空衍然自任而
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
不泯焉

多福寺

宋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
莖兩莖斜日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日爲什麼如此師曰月

裏藏頭

湖光寺

周杭州湖光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衲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爲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鷄肉餐此外得美酒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

沙市中見携手話舊寄言崇壽院王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眠牀芻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必應腐敗爲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戍午歲被天火焚之應言無爽矣

常照寺

宋慧明禪師號晦菴學于慧光晚依青山常照寺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果遂矣累足坐視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五色舍利

無筭

天目山

唐天目釋明覺俗姓馘河內人也祖爲官嶺南後徙居爲建陽人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卽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決數夏負薪面馱手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謁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囂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

壚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爲山神也覺遁是中擅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大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寂

宋錢塘永福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卅齡受業于靈隱西峯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具足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卽天目

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
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
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逾人不可
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
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
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
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
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
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
公刑部郎中崔鄩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
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
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
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
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
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瑪瑙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高峯禪師諱原妙故武弁也初叅斷橋倫公語未契
立三年死限于淨慈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
巾單而出或發函忘扇鑄而去後叅雪巖欽公有省
遁入天目獅子巖構歿闢立叅三十年影不出山每
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極力究竟一日諷經次忽

觀五祖演和尚真贊驀然大悟上堂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詠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前東行西行或嗔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確搗拔苦犁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皈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上堂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上堂云盡十方世界是箇鉢盂汝等諸人吃粥吃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吃叅元正上堂新年頭行新令露柱燈籠急着眼聽竈頭西南角有片方磚惺惺伶俐惺惺念茲在茲必恭必敬因甚如此徐十三郎行年本命上堂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愛惡兩重關以拄杖卓云總向遮裏起直饒識得根源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以拄杖中何曾踏着遮裏擲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上堂卓拄杖云獅子窟獅子吼獅子兒無前後驀然直下翻身便解人前開口卽今莫有翻身底麼擲拄杖云鰍跳不出斗

正林苑志 卷之十一
中峯禪師明本杭之新城人生有異徵爲童兒戲必
爲佛事躋入鄉校尋去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
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
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如千江一
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縱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
言應問無碍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辯焉緇
素及門自以爲有得卽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
所謂法語書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
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

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
於師爲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
所可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
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亦封香製衣卽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潘王
王境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于天親往見之
旣見構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
護持必納雅實理遊方時常從師叅詰及事三朝每
爲上道之翰林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
拜與師書必稱弟子結一菴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

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歎皆盡像
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
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
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
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
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爲妄認法
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
以身先之不事空言而師方自以文字失於學問叅
究闕於明悟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
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而謙抑如此

斷崖禪師俗楊氏父太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
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州德清縣自幼不食葷酒六
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情無所知
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
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
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
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
之處關爲童子峰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
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卽刻盡以散諸人乃令
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

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界一瑠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雪自松上墜有省卽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歿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半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同還山之西禪院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歿關呼曰老和尚今日

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螻蛄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呌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叅者媿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

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有人見你拖泥帶
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
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頽然居下板孤
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
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
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師子
正宗禪寺累請任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
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峰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
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
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
年師勉從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
也叅學之衆輻輳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
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
嬉咲怒罵慵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
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
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樣大還委悉
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于地
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咲至夜分乃曰
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
馬也趕我不及翌早跣趺而化

大明空谷禪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鼇
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師于洪武癸酉七
月十二日童時不茹葷跣坐若禪定永樂壬辰從弁
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湖海禪伯如
古拙和尚輩靡不參謁庶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
杭州昭慶受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
憇錫一載刻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
之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拔儒
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
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
傳十景之味在集

淨土院

淨土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
本如肄業且將較藝于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
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
欲致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
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單
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悞之師曰佛乎佛
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
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

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
茂氣完正在勦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
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卑傳之旨於老
宿惟素舊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
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
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
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
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
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
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
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
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謁至郡庭下犢譚笑
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
瓶盃有時帶笠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
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
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
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
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水上自旋其
盤冷咲達旦率以爲常九峰詔禪師嘗客于院一夕
將臥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

峰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方饑意作藥石
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
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
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
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月語衆曰
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
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光慶寺

光慶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卅歲出家于天台
華頂峯禮菴王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

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

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于光慶

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

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卽人人具足也師曰珠

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

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

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

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

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

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

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怎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卽得古人意旨不然旣怎麼會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日示寂

武林山

支遁字道林廬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

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蜀

宋慧亨住武林延壽初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勸人必以念佛爲先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孫居士預啟別亭卽在家作印而化其時師亦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卽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釋景霄姓徐氏丹丘人初在表公門後慕守言闍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介自持多事凌轡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獎訓初學時有江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爲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源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猶子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游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卽止已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往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峯嘗往見之遺櫻澗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杭州傾心法瑄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

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甚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册寺歸寂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

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
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造車卽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
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警菴講師台之寧海人母金氏夢大士現五色雲中
覺而有娠及生逮長洒然有出塵之思年十二投會
稽悟本院一山元出家元天曆初受具聞天岸濟公
主萬壽圓覺寺師在依焉濟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
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遊他日大顯南嶽一宗
吾於子有望矣濟之師卽佛海也佛海倡道上天竺

師夙多士中晝夜研磨三觀十乘之旨悉貯心胸叩
之者辨口如水佛海遂命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
演福延師爲第一座至正五年陞隆壽教寺越六年
江浙省臣復聘主演福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爲荒墟
師創殿宇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悉竭所蘊而示
悟之自持一榻二十年蕭然如在逆旅洪武四年某
月順寂神思不亂如返故廬宋學士濂爲撰塔銘
千歲和尚名寶掌中印土人魏晉間東游自云六百
七十三歲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左手握拳有珠
在掌中因以爲名始抵峨眉五臺南返衡廬入建鄴

與達摩遇於梁朝遂扣法焉泊來二浙愛天竺之勝
結茆而居者四十五年復往四明天台及諸名山遊
歷將遍唐貞觀十五年還竺峯久之移居浦江寶巖
顯慶二年正旦手捏一像九日而成與其貌無異卽
告徒曰吾誓任世千歲自來支那忽四百歲今已過
七十有二年矣說偈而化世稱千歲和尚遺記滅後
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越五十四年刺浮長老至彼作
禮捨戶倏開得其骨皆連鎖金色因持來別建愴藏
之爲中竺開山始祖贊曰人壽幾何朝露逝川生周
涉唐本誓則然東遲達摩心印始傳孰云佛法獨在

西天

海月法師名慧辨字訥翁華亭富氏子受業普照從
天竺韶及浮石矩傳天台教觀韶將老命師代講夢
章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辨智久之
率繼其席嘉佑中翰林沈公邁帥郡以嚴爲理察師
道行獨異之俾蒞僧職遷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嘗
與師爲方外之游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常千人無何
歸隱草堂但六事隨身而已熙寧六年冬旦起盥濯
別衆而化遺戒須待東坡至方可合棺四日坡始抵
山中見其趺坐如生頂尚溫煖作三絕哭之師沒二

正木抄卷之十一
十一年東坡追序其事云余去杭夢至西湖上有大
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辨師之流皆行道其間
乃作贊辭頴濱銘其塏贊曰滄海孤月生于雲間飛
輪竺嶺萬象光寒知之者誰眉山老仙有如不信銘
贊皎然

水源法師名淨源字伯長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
報慈寺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初見華嚴承遷次
見橫海明覃後見長水子璿盡得華嚴奧旨聲譽藉
甚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之寶閣秀之
善任左丞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爲教命

師居之所至緇素景慕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證聖正
元二疏爲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楞嚴圓覺三懺法及
作法華集義通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
麗國王子爲僧曰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於師朝廷
遣侍講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矣元祐三年
冬示寂茶毘得舍利無數痊於慧因院之西北壽七
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贊曰法
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釋羣經作式垂範聿
有駿聲慕法者衆海國揚舲

前載未備今補

武林梵志卷之十二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歷朝勲績

梵刹由武林建。武林以潮汐濁滷之鄉。彙聲名文物之盛。代有作者。功用不磨。紀忠義。俠烈。樹名教之巨藩。紀創業。貽謀。貌包絡之正域。試一覽觀。意深遠矣。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畧可瞰。其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寬西

溪殘語。及徐叔明高麗錄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聚伯宣作浙江潮候圖說。又彙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苦伏檻然。潮之入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杓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朧。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

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鶩。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

捍江塘築自吳越王。蓋江潮爲患。自唐已然。白樂天刺郡時。嘗禱於神云。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爲利。橫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大湧。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鄣。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典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禱。庶使水反。

歸壑谷遷爲陵。土不騫摧。人無蕩析。然未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築塘。在候潮門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以射。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函鑰置海門。山旣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岍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綸與兩浙轉運使陳堯佐申請遣使自京師部埽匠壕寨越州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同內供奉官盧守懃復依錢氏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又漲橫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今昭貺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驅潮堤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寶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填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薦建選乞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詢故老。究利病脈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

江濱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燼于回祿。乞靈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腹月削。民廬僧舍。圯者四十里。已亥六月。詔趙與權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與權奏先于傍近築土塘。爲救急之術。然後于內築石塘。又奏近觀潮勢。忽覩異物。非龍非魚。什什伍伍。鼓鬣揚鬣。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絕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椿筴。版木。晝夜運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築壩。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圍頭石塘。近江築擦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皇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湖太溢。塘壞特甚。勅差工部侍郎李顥整築。始復其舊。

鐵幢浦。相傳吳越王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綆貫幢榦。且引綆維于上下之樅。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間。安撫趙與

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薦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又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劉伯溫錢王箭頭歌。鴟夷遺魄。劫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鮫鮓。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謾欺恠。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幹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二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潄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輪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從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飛若舞。萃于錢唐。而嶠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胥。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

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閩府治運司黌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彌教東園鹽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祐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良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爲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繞湖市夾道紅衝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鈎綿秀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濬發光華。體魄閎矣。潮聲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上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北諸山崢嶸迴繞。滙爲西湖。洩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下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連萼層敷。枌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瀼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覲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閣之別墅。宇內所稀覯者也。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

函筧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服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原水尺寸。徃徃旱甚。則湖水不克。今年築高湖隄數尺。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卽有餘矣。元愆宋轍廢而不治。兼政無綱紀。任民窺竊。盡爲桑田。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堤以西高者爲田。低者爲蕩。阡陌縱橫。鱗次作乂。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者稍稍搜剔古蹟。粉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憚更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古。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群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爲西湖當開者五。其畧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爲全氣。形止氣蓄。

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爲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濠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爲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勝術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克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爲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况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爲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啟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壅。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藪之需，全賴東北。其近塘濱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

武水府志 卷之十三
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浸弛。豪民頗有侵圍爲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墮。孰若旋修于將壞。况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爲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

唐君名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其珏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頊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正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即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窟以易。誰復知之。乃剽文木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

遣之、絕地以葢、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有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

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粹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瘡自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道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

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階、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

正木苑志 卷之十二
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
所費一一自表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又竒唐之遇兩
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頡
凡夢中神所告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惟事乃如此
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拆冬青耐植於所函土堆
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筆問髡形南面欲起語野麇
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
忽惟事脫龍挂茅宇老天監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
冬青花不可拆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一聲天
三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
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
杯自築珠丘上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
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
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
奉香來

南湖在餘杭縣治負山對城曠秀無比向爲豪強所
侵萬曆間復理濬湖豁然舊觀詳高中丞碑記○高
舉南湖告成碑武林山水聯麗而胥原止康以成沃

壞必繇疏導先喆經綸至今爲烈其介在錢塘餘杭之中者名南湖漢熹平陳公渾所開也縱橫一萬三千七百畝崇岡鬱盤波光耀碧清暉映帶氣候迥換形勝與西湖埒後漸堙塞唐寶曆歸公珣修之宋崇寧楊公時又修之而三賢皆載祀典按志天目諸山之水迸注茗溪分注石門港由石門港逶迤而入汪洋淼淼滙成巨浸是爲南湖其下流杭嘉湖三郡受之蓋若居亭然瀦積有區用以緩其澎湃洶瀆之勢不致衝潰難禦而曠旱時引漑溝塍三郡咸被其澤數百年來稱東南一大利藪矣歲久防弛濱湖諸豪

爲政臚割潢汙封殖益廣至杆三尺不顧弘正間水部臧公朱公皆欲奪以還湖議已定汔無底績至嘉靖初侍御傅公始慨然以清復爲已任然考碑亦僅還湖八千一百六十畝侍御還諸豪割據如初無何併其碑遷之黍稌高廩穰桑茂樹逵軌如鱗臺榭相望而向所稱清復者不可復識矣湖廢則水無所歸淫潦旣苦漫漭一遇亢乾又束手而仰雲漢庚癸之呼憤惋無所控訴歲戊申杭郡苦久雨連月不休禹杭而下水漂沒廬舍田疇以萬萬計三郡之民日蟻集轅門告災時水利王君往覘狀民之荷簞笠以鏟

正木九元
斧從者千餘人隨車所向一呼而鄧林合抱綺閣連
甍應聲俱摧如拉枯朽水勢稍舒衆俱跳號謹舞震
山駭谷遂縛豪寘之法而一時共事諸公咸蒿目焦
心以與湖爲急務矣不佞奉命撫浙偕兩臺日集
所司條便宜郡邑長佐次第往登蓄泄高下故道及
所爲永遠計者旣備且恣而費約巨萬括諸豪侵牟
及三郡贖鍰苦不給有司議加賦天子矜憫小民
俾無耗累忝而特允直指鄭公請捐傳犯侵尅袍
服贓四萬爲修復費聖主浩蕩之恩加惠浙土百
萬生靈其有瘳乎於是相度湖勢除高田七百四十

畝有奇三分之一以補軍屯一以召民佃而其他菰
蒲禾黍之區無問在官在民盡斥以爲湖約如傳侍
御清復之舊而止其立法也湖分四隅隅分二十井
井分六十畝畝分十區每區計用夫若干里遞派之
每夫計領工食若干縣令頒之每夫領工食計汰泥
若干四隅委官督之卽用淤泥築十字長堤堤上蒔
桑萬株使湖藉堤以爲固堤藉桑以爲固而桑與田
所入皆官筦之以克五年一小濬十年一大濬之需
庶亦免徵派云堤勢綿亘建橋六所彷彿蘓文忠公西
湖故事龜梁虹渚洄洑漣漪非徒增飾勝覽皆用調

停注馮而復於湖堤內設閘二以節奔湧堤外設壩一以防衝齧四隅各設夫二以察損壞仍著爲令所在縣官課績一切以湖興廢爲等差噫法至此亦可謂詳核無遺矣後之游者睇丹崖溯澄流疑以爲神囂仙的應接不暇而抑知隆古以來開而塞成而毀荆管屢更曠舉炳煥豈易有今日哉功旣訖牒上大司農具疏請大畧云南湖貽患城幾爲沼民且爲魚屢極三郡之災奚啻九年之水乃諸臣計畫一周告成暮月畚鍤雲集有如鬼策神驅庸調不聞更訝泉金甬粟金隄甃社永奠半壁於東南石堰高粱歲登

于倉於原隰此豈竊息壤以堙洪水積蘆灰而止驚濤蓋緣軫其咨之念備濟川之才牖戶綢繆俾又方割旣經撫按具題合移咨吏部記錄以修吏治靖宏圖云 上報可一時臣工咸用肅欽奉揚休命將載諸貞珉以彰不朽而不佞敬集在事諸臣拜手颺言曰南湖之役賴 皇上湛恩賢僚屬寅贊勿替臣預觀厥成俾利兆民鞏方輿與天地無極猗歟休哉曷亦念茲締造孔艱美成在久彼豪耽耽巧以中當事者而威箝其下偃僂之及豈在一朝不虞爲傳侍御之續乎敢告循良以永厥圖方祗上下寔鑒臨之矣

敬系以銘。銘曰：天目肇源，石門剖絡。潞以安流，震澤
爲壑。滾濤溢激，若擣戎兵。師出以律，甲騎雲屯。千頃
洪浸，廼莫厥土。按轡徐行，吐納之府。岸谷匪夷，滄化
爲田。狐嗥菁篠，蠶叢隰阡。衆怒難犯，瞿瞿樊圃。斧鍾
奮呼，滔天架阻。帝軫其咨，蠲賚孔渥。不日成之，騰
歡普樂。疆理既定，利賴無疆。於萬斯年，貽謀孔臧。湖
水清漣，羣峯峭立。佳氣鬱葱，鞏固社稷。



